

《浣纱记》新论

——凡人与英雄一体的西施形象

张艳萍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宁 273165)

摘要: 长期以来, 西施都是作为美女或美好事物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变迁, 不同的人因从不同的立场来审视西施, 所以对西施的形象也有了不同的认识。现对《浣纱记》中西施的形象进行分析, 从一位普通女子的角度来探索其凡人魅力与英雄气质。

关键词: 西施; 形象; 凡人魅力; 英雄气质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658(2008)01-0022-03

自先秦以来, 有关西施的文艺作品已为数不少, 但是文人们对西施形象的历史定位却莫衷一是。

早在东汉袁康和吴平的《越绝书》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 西施被卷入了吴越争霸的斗争之中, 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成了美人计的主角。此处的西施仅仅是勾践复国计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而“诗仙”李白的诗作中涉及西施的诗歌多达十几种, 在感叹美人一去不复返的《西施》中写到: “西施越溪女, 出自苕萝山。秀色掩古今, 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 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 沉吟碧云间。勾践徵绝艳, 扬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 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 千秋竟不还。”^[1] 诗中对西施“一破夫差国, 千秋竟不还”的结局表现了浓厚的同情之意, 并且认为她应在诱人的自然环境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而非高攀宫廷, 以至于卷入吴越两国的争端里, 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反而使自己不能善终。

而中唐的卢注在其诗作《西施》: “惆怅兴亡兴绮罗, 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 一个西施已是多。”^[2] 在此卢注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 把吴国的灭亡归罪于西施, 宣扬“女人祸水”、“治容误国”的思想, 这种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

在宋元剧中, 西施却被归为“妖类”, 或对其进行贬辱。这主要出现在南宋初董颖的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和赵明道的《灭吴王范蠡归湖》中。而从南戏《范蠡沉西施》和杂剧《陶朱公五湖沉西施》的题目来看, 可猜测出, 范、西二人的命运在舞台上紧密连接在一起: 范蠡或进施、或沉施、或功成之后携得美人归。而西施的命运是服从政

治斗争的需要, 在作为斗争工具的价值消失后, 她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战利品, 被抛弃或被赏赐给有功之臣, 她和范蠡都没有摆脱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否定、贬毁西施的时期。

总之, 对于西施之美, 无人不赞叹。但是一旦提及勾践、夫差之间的恩怨, 对于其“惑吴”的命运与结局, 人们对西施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 有从“情”的角度体悟的, 认为其太可惜了; 有从“礼”的角度评论的, 认为其可憎; 也有从“理”的角度分析的, 认为其可叹。然而就西施形象的评价而言, 尤其是在《浣纱记》中, 她究竟是越国靠“谋略和意志”取得胜利“陪衬”还是牺牲“贞操”和爱情而拯救国家的美人儿也是公婆各自有理。笔者认为, 其中的西施形象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完美程度, 是具有美好品格和爱国精神的巾帼志士。这又主要体现在她的凡人魅力与英雄气质上:

《浣纱记》主要讲述了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战胜吴国、复兴越国的故事, 其中穿插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传奇。范蠡途中与浣纱女西施相遇, 一见钟情, 以一缕浣纱私定终身。一别三载, 西施苦苦等待, 没想到等来的范蠡却别有他意。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搜选美女, 进上吴王, 实行离间计。国家事体重大, 岂能吝一妇人? 为国舍爱, 范蠡来寻喜事。西施在范蠡的劝说下、“培训”下, 成功地实现了美人亡国的计划。胜利后, 范蠡和西施双双泛舟江湖, 归隐而去。

在《浣纱记》中, 梁辰鱼一反前人对西施的否定看法, 将西施置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之中。在故国危难、朝不保夕之际, 西施的爱情之花注定要为政治的流沙所侵袭。剧中, 梁辰鱼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西施: 她对范蠡深情而

[收稿日期] 2007-10-08

[作者简介] 张艳萍 (1982-) 女, 山东济宁人,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06 级研究生, 主要从事古代戏曲研究。E-mail: backboj104@126.com

专一,对祖国充满热爱并无私奉献,对敌王是虚与委蛇的应酬,对父母姐妹则知恩图报。这里的西施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肩负着国家复兴的重担,奉献的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纯洁的情感。她是一位没有武术技艺的巾帼志士。之所以能如此,在于她深明大义,放弃小我,敢于牺牲私情以色迷惑吴王从而实现了祖国的完整和独立。同时她也是一个平凡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浣纱女子,当深陷敌国时自然会有对情人和故国的真挚思念:“吴歌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不可攀”“凄凉,共簇心多,分开丝挂,浣纱溪伴在何方”。^[3]西施在剧中不仅具有巾帼志士的悲剧崇高美,而且具有普通女子的平凡美。

即使作为一个平凡的浣纱女子,西施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她身上具有多种多样的“情”。在《游春》这出戏中,初春的美景与西施的人格美交融于一体:“只见溪明水净,沙暖泥融,宿鸟高飞,游鱼深入。飘飘浪蕊流花圃,来往浮云作舞衣。正是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素袖空中举。”^[4]在春景的感染之下,西施所表现的内心苦闷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都是对美好年华在平淡寂寞生活中淡淡消逝的叹息。她之所唱[金井水红花]云:“绿水全开镜,清溪独浣纱。波冷溅芹芽,湿裙钗,娇羞谁讶。弄得恹恹春倦,不觉髻儿斜。……朝朝自出,夜夜空归,树黑山深,恰又夕阳西下。笑我寒门薄命,未审何时配他,笑王孙芳草,未审何年配咱。花枝无主一任东风嫁”^[5]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美好的春景中自己却独自浣纱,天生丽质却只能孤芳自赏,如花容颜却只能在空对青山流水中悄悄流逝的哀怨的西施。然而,出身寒门的事实又让她觉得自己虽年轻貌美,却如春花一样美丽却短暂,如果无人采摘最终会青春不在,付与东风飘零。在此我们透过情景交融的美好境界,看到了在春景的诱惑下表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涌动的情感波澜的青春少女的美好形象。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青春觉醒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西施形象。

当正在思春的西施与范蠡在溪边邂逅,二人互表爱慕之情并以一缕所浣之纱作为信物后,我们在[前腔]中可知西施对这段姻缘的看法:

何方国土,貌堂堂风流俊姿,谢伊家不弃寒微,却教人惹下相思,劝君不必赠明珠,犹喜相逢未嫁时。^[6]

此时此刻,与所有的普通女子遇到自己的爱慕者而又不面对离别的心情一样,西施的心情是复杂的,她欣慰自己遇到了一位“貌堂堂风流俊姿”的郎君,又感激他的“不弃寒微”,又多了一份沉重的“相思”,同时又欣喜自己“未嫁”。

西施与范蠡两人定情以后,范蠡承诺要“少停旬月,即

当奉遣冰人”,而他却一去经年杳无音讯,西施对范蠡的相思之情,虽然没有像张倩女、杜丽娘那样或离魂而寻心上之人或因情而死,但她日日悬望范蠡以至于捧心而疼也足以令人伤感。在[绵搭絮]中,她唱道:

东风无赖,又送一春过,耗时蹉跎,赢得恹恹春病多,髻儿姓,病在心窝,为你香消玉减,蹙损双蛾,难道你卖俏行奸,认我做桃花墙外柯,认我做桃花墙外柯。^[7]

这时的西施已是“香消玉减”,她内心的苦楚便是“怕看窗外游蜂,檐前飞絮”,“思郎梦远运不倚,随风好去应千里”。他们仅仅有着一面之交,西施对范蠡的身份有过怀疑“不知是个间游浪子,假作官僚,又不知果是个范蠡大夫,故来调哄,我今待要信他,只恐日远日疎,终无着落,未必是真,欲待要不信他,看他实意实心,言犹在耳,未必是假”,^[8]但是尽管如此,西施也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理解“吴越交战……我想范大夫多因此事,不得功夫,虽然迟年岁,必不他适”。^[9]好事多磨,西施对此事也有过叹息“只因霎时面许,弄出满腹离愁。害得彻夜心疼,做出一腔春病……这场事好生苦楚人也”,^[10]无论西施对此事是喜是悲、是忧是怨,但她最终还是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并且怀着美好的希望等待着:“终朝悬念,信远因讹,好事多磨,转眼光阴一掷梭,定如何,成败由他,未必言而无信”。^[11]相思之情在西施的内心深处起伏不定,她倍受“日夕忧煎”之苦,这些细腻的所思所想更加真实地刻画了西施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性格特征。

好事多磨,西施苦苦等来了范蠡,但他们的爱情却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这是她无法想象的,也是他无法预料的。为了迷惑吴王夫差达到复兴家国的目的,范蠡毅然决然地将西施作为美女进献给越王,然而当范蠡提出要西施适吴时,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顺利。西施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她的思想着实经历了一个斗争的过程,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尊官为国,伏望别访他求。贱妾为身,恐难移彼就此”,^[12]但是范蠡丝毫没有考虑过西施的苦衷,而是以家国大事来进一步的说服西施:“但社稷废兴,全赖此举。……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13]在这里,范蠡将西施的重要性提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于是西施面对如此重担,她不再是断然拒绝,她的意志发生了动摇,她开始犹豫,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是痛苦的挣扎:“虽然如此,但悬望三年,今得一见,意谓终身可了,岂料又起风波,好苦楚人也”。^[14]而此刻的范蠡却进一步以国家利益与个人私情孰轻孰重来说服西施,丝毫没有顾及到西施的想法和个人安危。

而西施也最终放弃了洁身自好的立场,赴吴媚吴,充当摧毁吴都的先声。这种不同寻常的重任使得西施从一个普

通女子变成了一位巾帼志士。既然所担负的是家国兴亡的重担, 她的思想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孤身只影, 未识侯门行径。……我未往先战惊。羞煞人儿也, 浣纱谁问聘? 敬谢君家, 恐这样姻亲空作成”, “嗟薄命, 愧无能。念贱妾今还在幼龄。寒微未脱蓬茅性, 金屋难相称”。^[15]这种以美色事敌国的羞辱与仇恨、去国离乡的惊恐、与相爱的人忽一相见又离别的痛楚以及对于自己命运的无奈,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西施所表现的既羞且怕、惶恐不安的心理是符合一个民间普通女子身份的。西施接受了这一肩负着家仇国恨的重任后, 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得、平凡得仅仅具有美貌外表的西施了, 她身上所闪现的是人格的内在美。

在经过了重重严格的训练后, 西施被送往吴国, 在屈辱中完成了她的使命。越国已复兴, 可谁又能体会到西施内心的痛苦呢! 当然, 吴亡有其内在的原因, 单纯地把吴亡归因于西施也是不公允的, 一味地夸大西施的亡吴作用, 而不问是非地对西施加以诋毁和诬蔑就更加不合情理了。作为女性, 能够牺牲一己之私情, 并且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而去完成复兴家国的重任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在这里, 梁辰鱼以细腻的笔法, 给人们描绘了一位既有平凡女性细腻情思

的西施形象, 又给人们展示了一位具有舍身取义自我牺牲的西施形象。

当历代学者对于西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指指点点的时候, 梁辰鱼在《浣纱记》中为西施的功过做了一个完满的答复, 他择取的是唐代杜牧的说法, 使她受命于难, 殉一身以全越国, 成为家喻户晓的复国志士, 而且最终使得西施与范蠡双双泛舟太湖, 不知所终, 给了她一个一尘不染、饱含诗意的归宿, 这也反映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士大夫的“美女祸水”的偏见, 赋予她高尚的爱国主义品质。

而且《浣纱记》的可贵之处在于: 作者从宏观的政治高度涵盖了这一规模庞大的历史题材, 在吴越两国的兴衰对比中, 给世人展示了一个具有内外同美的西施形象。

参考文献:

- [1] 李白. 西施[A]. 全唐诗(第三函, 第八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22
- [2] 卢注. 西施[A]. 全唐诗(第三函, 第十一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907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黄竹三, 冯俊杰. 六十种曲评注(卷三)[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A New Study on Image of Xi Shi in Huan Sha Ji

ZHANG Yan—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 Xi Shi is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beauties all the time.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hange of times,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 of Xi Shi because they view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age of Xi Shi as an ordinary woman in Huan Sha Ji to probe into the glamour of an ordinary person and quality of a heroine.

Key Words: Xi Shi; image; glamour of ordinary persons; quality of a heroine

